資治通鑑綱目第二十 起戊戌晉成帝咸康四年盡己未晉穆帝永和三年

北平三年 凡二十二年

戊戌

四年 趙建武四年○成改號漢中宗李壽漢興元年代高祖什翼犍建國元年○舊大國一漢涼小國二新小國一凡四僭國 春趙王虎燕王皝合兵攻段氏破之虎拔令支悉取其地 趙王虎擊段遼使桃豹等將舟師十萬出漂渝津支雄等帥步騎七萬爲前鋒燕王皝引兵攻掠令支以北段遼將追之慕容翰曰今趙兵在南當并力禦之而更共燕鬬萬一失利何以禦南敵乎段蘭怒曰吾前爲鄉所誤以成今日之患今不復墮鄉計中矣乃悉衆追之皝設伏邀擊大

破之掠五千户而歸虎進屯金臺支雄長驅入薊遼析署漁陽上谷代郡守相皆降取四十餘城北平相陽裕帥數千家登燕山以自固諸將恐其為後患欲攻之虎曰裕儒生矜惜名節恥於迎降耳無能為也遂過之至徐無遼不敢復戰棄令支奔密雲山慕容翰奔宇文氏虎入令支宮徙二萬餘户於司雍兖豫四州士大夫之有才行者皆擢叙之陽裕詣軍門降

夏四月成李壽弒其主期而自立攻國號漢

成主期驕侈日甚多所誅殺大臣多不自安尤忌漢王壽威名使出屯涪壽懼不免每當入朝常詐為邊書辭以警急初巴西處士龔壯父叔皆為李特所殺壯欲報仇精年不除喪壽數以禮辟之壯不應而往見壽壽問自安之策壯曰蜀民本皆晉臣節下

晉成帝

若能發兵西取成都稱藩於晉則福流子孫名垂不朽豈徒脫今日之禍而已壽然之遂襲成都壽世子勢為翊軍校尉開門納之遂克成都屯兵宮門奏殺大臣數人縱兵大掠數日乃定矯太后任氏令廢期為縣公幽之期縊而卒羅恒解思明等勸壽如壯策壽用任調等言遂自稱帝改國號曰漢尊父驤帝號更以舊廟為大成廟後竟盡殺成主雄諸子以安車束帛徵龔壯為太師壯誓不仕贈遺一無所受

五月趙王虎擊燕不克燕慕容恪追擊大敗之

趙王虎以燕不會攻段遼而自專其利伐之又遣使出招誘民夷得三十六城遂進逼棘城皝欲出亡帳下將慕輿根諫曰趙彊我弱大王一舉足則趙之氣勢遂成不可復敵矣今固守堅城其勢百倍事

魏冉閔初見

之不濟不失於走奈何望風委去爲必亡之理乎皝乃止然猶懼形於色玄菟太守劉佩曰事之安危繫於一人大王當自彊以厲將士不宜示弱事急矣臣請出擊之縱無大捷足以安衆乃將敢死數百騎出衝趙兵所向披靡斬獲而還於是士氣自倍皝意乃安根等晝夜力戰凡十餘日趙兵不能克而退皝遣其子恪帥二千騎追擊之趙兵大敗斬獲三萬餘級諸軍皆潰惟游擊將軍石閔一軍獨全閔本姓冉虎養爲子能驍勇善戰多策略虎愛之比諸孫虎還鄴蒲洪以功拜都督六夷諸軍事閔言於虎曰洪雄儁得將士死力諸子皆有非常之才且握彊兵據近畿宜密除之以安社稷虎曰吾方倚其父子以平吳蜀奈何殺之待之愈厚皝分兵討諸叛城皆下之誅滅甚衆虎遣曹伏將青州之衆戍

晉成帝

遼東三百萬斛以給之又以舡三百艘海島運穀詣高句麗使王典帥衆萬餘屯田再賓又令青州造舟千艘謀復擊燕趙冀州大蝗趙冀州八郡蝗司隸請坐守宰趙王虎曰此朕失政所致而欲委咎守宰豈罪己之意耶司隸不進讜言佐朕不逮而欲妄陷無辜可白衣領職以司徒遵爲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都鑒爲太尉庾亮爲司空六月更以遵爲丞相罷司徒官導性寬厚委任諸將趙胤賈寧等多不奉禀大臣患之亮與蓋戎三上自八元歲以及成人入則在宮人之三嘗聞唯武宮小人讀書無從受音句顧問之書遇君子秦政欲愚其黔首天下猶知不可況欲愚真主哉人主春秋既

人亮再發狂謀

盛因見

學箴

盛不稽首歸茲素三吾歸傳之章多養無頼之士公與下官並有託付大姦不歸何以見先帝於地下乎盛共起兵廢導鑒不聽或勸導密爲之備導曰吾庶元規休咸是同悠悠之談宜絕智者之口別如君言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孫盛諫亮曰三公當有出外之懷豈肯爲凡人事邪此必佞邪之徒欲間內外耳亮乃止長時亮雖居外鎮而遥執朝權既據上流擁彊兵趣戰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常遇西風歷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污人

○導以李充爲孫盛所稱爲孫盛所稱充以時俗崇尚浮虛嘗以爲老子絕仁棄義蓋慮平情仁義者寡而利仁義者衆耳而凡人見形逐迹離本逾遠乃作學箴以拯其蔽曰名之攸彰道之攸廢乃損所隆乃崇所智非仁無以長物非義無以齊聚仁義固不可遠去其害仁義者而已

晉成帝

之故特書

秋漢霖雨蜀中久雨百姓饑疫漢主壽命羣臣極言得失龔壯上封事曰陛下起兵之初上指星辰昭告天地歃血盟衆舉國稱藩天應人悅大功克集而論者未諭權宜稱制今淫雨百日饑疫並臻天其或者將以監示陛下故也愚謂宜遵前盟推奉建康陵必不愛高爵重位以報大功雖降階一等而子孫無窮永保福祚不亦休哉壽省書內慙祕而不宣

冬十月光祿勳顏含致仕顏含以老遜位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百僚宜爲降禮太常馮懷以問含含曰王公雖貴重理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詛思問佞於我我豈有邪德平郭璞嘗欲爲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脩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

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
蓍龜致仕二十餘年九十三而卒代王翳
槐卒弟什翼犍立代王翳槐之弟什翼犍質
於趙翳槐疾病命諸大人以什翼犍在遠來未可
立之翳槐卒諸大人以什翼犍質趙王虎義而俱還之什翼犍即位
必謀立次弟孤孤不可自詣鄴迎什翼犍請
身留爲質趙王虎義而俱還之什翼犍即位
於繁畤北分國之半以與孤代自猗盧卒國
多內難部落離散什翼犍雄勇有智略能脩
祖業始置百官分掌衆務以代人燕鳳爲長
史許謙爲郎中令制反逆殺人姦盜之瀆號
令明白政事清簡無繫訊連逮之煩百姓安
之於是東自濊貊西及破落那南距陰
山北盡沙漠率皆歸服有衆數十萬人十二
月趙遣兵迎段遼燕慕容恪擊敗之以遼歸

晉成帝

段遼自窮雲山使來迎于趙既而中
悔復遣使于燕秋帥衆迎
之敕秋曰受降如受敵不可輕也燕王皝亦
自將迎遼遼密與燕謀覆趙軍皝遣恪伏精
騎於窮雲山大敗秋兵獲其司馬陽裕盡得
遼衆待遼以上賓之禮以裕爲郎中令久之
遼謀反
皝斬之

己亥五年趙建武五年春三月庚亮表請伐趙詔諭止
之亮欲開復中原表以桓宣鎮襄陽弟懌鎮
魏興翼鎮江陵毛寶樊峻戍邾城上疏欲
帥大衆十萬移鎮石城遣諸軍羅布江沔爲
伐趙之規帝下其議丞相導請許之大尉鑒
議以爲資用未備不可大舉太常蔡謨議曰
時有否泰道有屈伸苟不計彊弱而輕動則

亡不終日何功之有爲今之計莫若養威以俟時時之可否繫胡之彊弱胡之彊弱繫虎之能否自石勒舉事虎常爲瓜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原勒死之後虎挾嗣君誅將相內難既平翦削外寇四境之內不失尺土以是觀之虎爲能乎將不能也今征西欲自將大軍席卷河南虎必親帥其衆來決勝負欲與之戰何如石生若欲城守何如金墉欲阻沔水何如大江欲拒石虎何如蘇峻石生猛將關中精兵征西之戰死不能勝也金墉險固劉曜十萬衆不能拔又當是時洛陽關中皆舉兵擊虎今此三鎮反爲其用方之於前倍半之勢也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恩所疑也蘇峻之彊不及石虎沔水之險不及大江大江不能禦蘇峻而欲以沔水禦石虎又所疑也昔祖士稚在譙仰於城北界豫置軍屯以禦其外穀熟期至丁夫戰於外若鬥穫於內多持炬火急則燒穀而走如此數年竟不獲利當是時胡唯據河北方之於今四分之一耳士稚不能捍其一而征西欲以禦其四又所疑也然此但論征西既至之後耳尚未論道路之慮也自沔以西水急岸高魚貫泝流首尾百里若胡無宋襄之義及我未陣而擊之將如之何今王土與胡水陸異執便習不同胡若送死則敵之有餘若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之筭也朝議多與謨同乃代王什翼犍求昏於燕什翼詔亮不聽移鎮

犍會議大人議都灅源川其母三氏曰吾自先世以來以遷徙爲業今國家多難若城郭而居一旦寇來無所避之乃立什翼犍求昏於燕燕王皝以其妹妻之

秋七月

丞相始興公王道卒以何充爲護軍將軍庾冰爲中書監揚州刺史參錄尚書事導簡素寡欲善因事就功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輔相三世倉無儲穀衣不重帛初導與庾亮共薦丹陽尹何充於帝曰臣死之日願引充內侍則社稷無雲矣及導卒詔賣藁參用天子之禮謚曰文獻徵庾亮爲丞相亮固辭遂以充及亮弟冰參錄尚書事冰經綸時務不捨晝夜賓禮朝賢升擢後進由是朝野翕然稱爲賢相初導輔政每綏寬恕至冰頗任威刑丹陽尹殷融諫之冰曰前相之賢猶不堪其弘況如吾者哉范汪謂冰曰頃天文錯度宜盡消禦之道冰曰玄象豈吾所測正當勤盡人事耳又隱實戶口料出無名萬餘人

晉成帝

以充軍實冰好爲糾察近於繁細後益矯違復存寬縱疎密自由律令無用矣八月改丞相爲司徒○太尉南昌公郗鑒卒以蔡謨都督徐兗軍事鑒疾篤上疏曰臣所統錯雜率多北人遷徙新附皆有歸本之心臣宣國恩示以好惡處與田宅漸漸少安聞臣疾篤衆情駭動若當北渡必啓處之不常臣謨平簡貞正素望所歸可爲徐州鑒卒即以謨代之時左衛將軍陳光請代謨鎮廣陵謨上疏曰臣壽陽城小而固又王師在路五十餘日前驅未至聲息久聞虜河北之騎兵以來赴況脩船水渚引兵造城前對堂敵領臨歸路此兵塵之所誠也今光所將皆是中積兵以國之爪士擊寇之下邑得之則利寄而不足損敵失之則害重而

長以益寇其長策也乃止九月趙人入寇攻沔南及郪城陷之初高梁亭之戰晉議者以江北有郪城宜分兵戍之何無不合而言者不已俱乃渡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禦寇者長江耳郪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庾不堪命必引虜入寇此乃致禍之由也今羯虜不有可乘之會又不資於此矣至是庾亮使毛寶戴淵等將兵數萬入屯二郡欲攻郪城寶求救於亮亮不時遣沔南郪城皆陷寶峻突圍赴江死安進寇江夏羌陽騫降進圍石城貢陵太守李陽拒擊敗之乃退時亮猶欲遣鎮聞郪陷乃止趙以李巨為御史中丞趙王虎患貴戚豪恣乃擢巨為中丞中外肅然虎曰

朕聞良臣如猛虎高步曠野而豺狼避路信哉漢殺其吕李演羅恒解思明復議奉晉漢主壽不從李演復上書言之壽怒殺演壽常慕漢武魏明之為人恥聞父兄時事上書者不得言先世政教自以為勝也冬燕王皝遣長史劉翔來獻捷燕王皝自以稱王未受晉命遂遣長史劉翔來獻捷論功且言權假之意并請刻期大舉共平中原皝又使其子恪霸翰宇文別部霸年十三勇冠三軍張駿立辟雍明堂

庚子

六年趙建武六年春正月司空庾亮卒以何充為中書令庾翼都督江荊等州軍事時人疑翼年少不能

繼其兄翼惡心益治戎政嚴明數年之間公私充實人皆稱其才

慕容翰自宇文部歸于燕宇文陽狂乞食舉國賤之不復省錄以故得往來自遂山川形便皆默記之燕王皝以翰因猜嫌出奔雖在它國常潛爲燕計乃遣商人王車通市於宇文部以迎之翰率窩逸豆歸名馬携其二子逃歸皝大喜厚遇之

有星孛于太微○三月代始都雲中○秋

漢大閱於成都趙王虎遣漢主壽書欲連兵入寇中分江南壽大喜集士卒爲舟師大閱於成都襲壯諫曰陛下與胡通聘若異晉通聘對狎也既滅晉不得不北面事之若與爭天下則彊弱不敵危亡之勢也羣臣亦皆叩頭泣諫壽乃止壯以爲人之

因及襲壯之而終

晉成帝

行矣大於忠孝既報父叔之仇又欲使壽事晉壽不從乃詐稱耳聾辭歸以文籍自娛終身不復至成都

冬趙大發兵以伐燕燕人襲之入趙高陽趙師還趙王虎合兵五十萬具船萬艘自河通海運穀千一百萬斛于樂安城徙遼西北平漁陽萬餘戶于冀豫雍洛自幽州以東至白狼大興屯田括取民馬敢匿者署斬以得四萬餘匹大閱於宛陽欲以擊燕燕王皝曰虎自以樂安城防守重穀劉城南北必不設備今若詭路出其不意可盡破也遂辭諸軍入自蠕蠕塞直抵薊城破武遂津入高陽所至焚燒積聚略三萬餘家而去趙兵乃還

趙命其太子宣及弟韜送省尚書奏事趙王虎以韜爲太尉與宣送日省可

尚書奏事不復啓白司徒申鍾諫曰太子職在視膳不當預政庶人婆娑車未遠也且二政分權黠不啻禍爲愛之不以道適所以害之也虎不聽中謁者令甲扁有寵於虎宣亦睚眦之使典機密虎既不省事而宣韜皆好酣飲畋獵由是除拜生殺皆決於扁自九卿以下望塵而拜

漢遣使如趙趙人報之漢主壽致書於後趙王虎署曰趙王石君虎不悅中書監王波曰壽既僭大號今以制詔與之彼必酬返不若復爲書與之會拖婁國獻楛矢石砮於趙波因請以遺漢曰使其知我能服遠方也虎從之遣漢亡將李闕歸報闕至成都壽下詔曰羯使來庭貢其楛矢虎聞之怒黜波以白衣領職

晉成帝

七年趙建武七年 春正月燕築龍城燕築城於柳城之北龍山之西立宗廟宮二月朔日食○封慕容皝爲關命曰龍城

燕王劉翔至建康帝引見問慕容鎮軍平安劉曰臣受遣之日朝服拜章翔爲皝求大將軍燕王璽璽朝議以爲故事大將軍不處邊異姓不封王翔曰自劉石構亂以江以北翦爲戎藪未聞中華公卿之胄有能摧破凶逆者也獨慕容鎮軍心存本朝屢殄彊敵使石虎畏懼變國千里功烈如此而惜海北之地不以爲封邑何哉吾非苟尊所事竊惜聖朝疎惠義之國使四海無所勸慕耳尚書諸葛恢翔之姊夫也獨主異議以爲夷狄相攻中國之利借器與名不可輕許乃謂翔曰借使慕容鎮軍能除石虎乃是復得一石虎也朝廷何賴焉翔曰婁婦猶知恤宗周之隕今晉室阽危君位侔元凱曾無憂國之心慕

劉翔疾江南士大夫

容鎮軍枕戈待旦志殄凶逆而君更唱邪惑之言四海所以未壹良由君輩耳翔留歲餘衆議終不決會虢亡表罪狀庾氏兄弟又與冰書責其當國不能雪恥冰懼乃與何充奏從其請以虢爲大將軍幽州牧大軍于燕王備物典策皆從殊禮以翔爲代郡太守翔固辭不受翔疾江南士大夫以驕奢酣縱相尚嘗因宴集謂充等曰四海板蕩奄踰三紀宗社爲墟黎民塗炭斯乃廟堂蒞慮之時忠臣畢命之秋也而諸君宴安江滸肆情縱欲以奢靡爲樂以傲誕爲賢謇諤之言不聞征伐之功不立將何以尊主濟民乎充等甚慙乃遣使持節冊命與翔階比公卿餞之翔曰昔少康資一旅以滅有窮句踐憑會稽以報彊吳蔓草猶宜早除況寇讎乎今石虎李壽志相吞噬王師縱未能澄清北方且當從事巴蜀一旦石虎先人與事而有之據形便之地以臨東南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中護軍謝廣曰是吾心也

晉成帝

三月皇后江氏崩夏四月葬恭皇后○詔正士斷白籍○秋代築盛樂城○燕慕容恪鎮平郭燕王皝以恪爲度遼將軍鎮平郭恪撫舊懷新屢破高麗兵高麗畏之不敢入境

漢殺其從射蔡興李嶷初成主雄以儉約寬惠導蜀人心及李閎還盛稱郭中繁庶宮殿壯麗月言趙王虎以刑殺御下苛酷能控制境內壽慕之大脩宮室人有小過輒殺以立威僕射蔡興李嶷面坐直諫死民疲於賦役思亂者衆

正如龜茲慕漢

八年趙建武八年春正月朔日食○二月豫州刺史庾懌有罪自殺懌以酒聞江州刺史王允之寬其毒飲大大斃密奏之帝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邪懌遂飲鴆而卒夏六月帝崩琅邪王岳即位帝紹冲嗣位既長頗有勤儉之德至是不豫或詐爲尚書符敕宮門無得內宰相衆皆失色庾冰曰此必詐也推問果然帝二子丕弈皆在襁褓冰恐易世之後親屬愈疎爲人所間請以母弟琅邪王岳爲嗣帝許之中書令何充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且今將如孺子何冰不聽帝乃詔冰充及武陵王晞會稽王昱尚書令諸葛恢並受顧命而崩琅琊王即位亮陰不言委政於冰充封成帝子丕爲

晉成帝

琅邪王弈爲東海王○秋七月葬興平陵以何充都督徐州軍事帝徒行送喪至閶闔門乃升素輿既葬臨軒更冰何充侍坐帝曰朕嗣鴻業二君之力也充曰陛下龍飛臣冰之力也若如臣議不覩升平之世帝有慙色充避諸庾出鎮京口冬十月燕遷都龍城○十一月燕王皝擊高句麗入丸都載其王釗父尸及母以歸慕容翰言於燕王皝曰宇文屢爲國患今逸豆歸篡竊得國羣情不附加之庸闇將帥非才國無防備軍無部伍豆久在其國悉其地形今若擊之百舉百克然高句麗去國密邇必乘虛掩吾不備此心腹之患也宜先除之還取宇文如

返手耳二國既平利盡東海國富兵彊無返顧之憂然後中原可圖也璡曰善高句麗有二道北道平闊南道險狹衆欲從北道翰曰虜必重北而輕南王宜帥銳兵從南道擊之出其不意丸都不足取也別遣偏師出北道縱有蹉跌其腹心已潰四支無能爲也璡從之自將勁兵四萬出南道以翰及慕容覇爲前鋒別遣長史王寓等將兵萬五千出北道以伐高句麗其王剑果遣弟武帥精兵拒北道自帥羸兵備南道翰等先至與剑合戰璡以大衆繼之高句麗兵入敗諸軍乘勝遂入丸都剑單騎走獲其母妻會王寓等戰於北道皆敗沒璡不復窮追遣使招剑不出韓壽曰高句麗之地不可戍守今其主亡民散潛伏山谷大軍既去必復鳩聚收其餘燼猶足爲患請載其父尸因生母而歸俟其束身

晉成帝

自歸然後返之撫以恩信策之上也璡遂發剑父墓載其尸虜男女三萬餘口毀丸都城而還

十二月立皇后褚氏

時徵后父豫州刺史褚裒爲侍中裒以后父不願居中任事乃除江州刺史鎮半洲

趙作長安洛陽宮

趙王虎作臺觀四十餘所於鄴又營長安洛陽二宮作者四十餘萬人又敕境內治南伐西討東征之計皆三五發卒造甲者五十餘萬人船夫十七萬人公侯牧宰競營私利百姓失業吳江人李弘因衆怨謀作亂事發誅之連坐者數千家

趙徵兵入寇

濟南平陵城北石虎一夕移於城東南有狼狐千餘迹皆成蹊虎喜曰石虎者朕也自西北徙而東南天意欲使朕平蕩江南也其敕諸州兵明年悉集朕當親董六師以奉天命羣臣皆賀

亡國之證不悟
欠隨之即亡
字不必

自歸然後返之撫以恩信策之上也璡遂發剑父墓載其尸虜男女三萬餘口毀丸都城而還

十二月立皇后褚氏

時徵后父豫州刺史褚裒爲侍中裒以后父不願居中任事乃除江州刺史鎮半洲

趙作長安洛陽宮

趙王虎作臺觀四十餘所於鄴又營長安洛陽二宮作者四十餘萬人又敕境內治南伐西討東征之計皆三五發卒造甲者五十餘萬人船夫十七萬人公侯牧宰競營私利百姓失業吳江人李弘因衆怨謀作亂事發誅之連坐者數千家

趙徵兵入寇

濟南平陵城北石虎一夕移於城東南有狼狐千餘迹皆成蹊虎喜曰石虎者朕也自西北徙而東南天意欲使朕平蕩江南也其敕諸州兵明年悉集朕當親董六師以奉天命羣臣皆賀

月之制以建之

吉曰康皇帝

癸卯

上皇德頌者一百七人制征士王人出車乘牛二頭米十五斛絹十匹不辦者斬民書子以供餉不能給自經於道槁者相望

康帝建元元年 周建武九年 春二月高句麗王釗朝貢于燕 燕還其父尸留母爲質數年而後歸之 秋七月詔議經略中原庾翼表遣梁州刺史桓宣伐趙 翼在武昌數有妖怪欲移鎮樂鄉王述與庾冰牋曰樂鄉去武昌千有餘里數萬之衆一旦移徙興立城壁公私勞擾又江州當泝流供給力役增倍且武昌實江東鎮戍之中非但扞禦上流而已緩急赴告駿奔不難若移樂鄉遠在西陲一朝江渚有虞不相接救方嶽重

晉康

桓溫初見

裴浩虛名

將固當居要害之地爲內外形勢使關之心不知所向昔秦忌亡胡之讖卒爲劉項之資周惡褒弧之謠而成褒姒之亂是以達人君子直道而行讓避之道皆所不取王當擇人事之勝理社稷之長計耳翼乃止翼爲人慷慨喜功名不尚浮華琅邪內史桓溫彝之子也尚南康公主豪爽有風槩翼與之友善嘗薦於成帝曰溫有英雄之才願勿以常壻畜之宜委以方邵之任少有弘濟之勳時扶又裴浩並才名冠世翼獨弗之重也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徐議其任耳浩累辭辟屏居十年時人擬之管葛謝尚王濛常詣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嘗相與省之知洪有確然之志既退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蕃生何翼請浩爲司馬詔除侍中安西軍司浩不應翼遣之書曰王夷甫立名非眞

雖云識道實長華競明德君子遇會處際寧可然手浩蕭不起浩父羨爲長沙相在郡貪殘庾水與翼書曰翼之翼報曰翼君驕豪亦似由有世兄弟故小令物情容之大較江東之敗嫗嘔憂彊時有行瀆輒施之寒劣如往年偷石頭倉米一百萬斛皆是豪將輩而殺倉督監以塞責山遐爲餘姚長爲官出豪彊所藏二千戶而衆共驅之令不得安席雖皆前宰惜謬江東事去寔此之由兄弟不幸橫陷此中不能拔足於風塵之外當共明日而治之荊州所統二十餘郡唯長沙最惡惡而不黜與殺督監者復何異邪翼以滅胡取蜀爲己任使約燕京刻期大舉朝議多以爲難唯冰意與之同而桓溫譙王無忌皆贊成之至是詔議經略中原翼欲悉衆北伐表桓宣督諸軍趣丹水桓溫爲前鋒小督帥衆入臨淮

欠遺字

晉康

吉有等州字

甲辰

並發所統六州奴及車牛驢馬百姓嗟怨

漢主壽卒太子勢立○

庾翼移鎮襄陽詔以翼都督征討軍事庾冰都督荊江軍事徵何充爲揚州刺史錄尚書事

翼欲移鎮襄陽恐朝廷不許乃奏移鎮安陸帝遣使譬止之翼遂違詔北行至夏口復請鎮襄陽翼時有衆四萬詔加翼都督征討諸軍事遣冰出鎮武昌以爲繼援徵充輔政又徵褚裒爲衛將軍領中書令裒以近戚畏嫌尋復出督兗州鎮金陵

二年趙建武十年○漢主李勢大和元年春正月趙大閱罷兵

趙王虎享群臣於太武殿有白鴈百餘集焉道之南時諸州兵集者百餘萬太史令趙攬

曰白鴉集庭宮室將空之象不宜南行虎乃臨宣武觀大閱而罷

燕王皝擊滅宇文部逸豆歸奔死皝還殺其兄翰

燕王皝與左司馬高詡謀伐宇文逸豆歸詡曰伐之必克然不利於將出而告人曰吾往必不返然忠臣不避也於是皝自將以慕容翰爲前鋒逸豆歸遣南羅六涉夜干將兵逆戰皝遣謂翰曰涉夜干勇冠三軍宜小避之翰曰涉夜干素有勇名一國所賴今吾克之其國不攻自潰矣然吾熟其爲人雖有虛名實易與耳不宜避之以挫吾兵氣遂進戰斬之宇文士卒不戰而潰燕兵乘勝逐之遂克其都城逸豆歸走死漠北宇文天由是散亡皝徙其部衆於昌黎關也千餘里高詡中流矢卒詡善天文皝嘗謂曰卿有佳書而不見與何以爲

晉康

國名

盡詡曰臣聞人臣執職執職要者逆執職者勞是以后稷播種堯不預焉占候天文晨夜甚苦非至尊之所宜親願陛下將安用之皝默然翰與宇文氏戰爲流矢所中卧病積時後漸差於其家試騁馬或告翰欲爲變皝籍翰勇略然終忌之乃賜翰死翰曰吾負罪出奔既而復還死已晚矣然親賊蹈據中原吾不自量欲爲國家蕩壹區夏此志不遂沒有遺恨飲藥而卒

燕慕容皝守房心趙殺其中書監王波

趙太子宣怒領軍王朗會熒惑守房使趙攬言於趙主虎曰宜以貴臣王姓者當之虎曰誰可者攬曰無貴於王領軍虎問其失攬無以對因曰唯王波耳虎乃下詔追罪波前議措矢事覆斬之既而愍其無罪追贈司空

桓宣及趙兵戰于丹

六秋字

冰敗績宣擊趙將李羆於丹水爲羆所敗戮憤而卒庾翼遺子方之代領宣衆

九月帝崩太子聃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稱制帝疾篤庾冰庾翼欲立會稽王昱爲嗣何充建議立皇子聃乃立聃爲皇太子帝崩充奉太子即位由是冰翼深恨充帝方二歲太后臨朝稱制充薦褚裒宜綜朝政裒固請居藩改督徐兗鎮京口尚書奏裒見太后在公庭則如臣禮私覿則嚴父從之

冬十月葬崇平陵○荆江都督庾冰卒庾翼還鎮夏口冰卒翼留方之戍襄陽還鎮軍器大佃積穀以圖後舉

晉康

乙巳

曰孝宗穆皇帝

穆帝永和元年趙建武十一年○燕王皝十二年○舊六國一漢涼代小國三新小國一凡五僭國

春正月趙大發民治長安洛陽宮趙王虎發諸州四十餘萬人治未央洛陽宮造獵車千乘刻期校獵自靈昌津南至滎陽數千里爲獵場犯其禽獸者罪至死增置女官二十四等大發民女三萬餘人以配之郡縣多彊奪人妻殺其夫荆楚楊徐流叛略盡守令坐不能綏懷下獄誅者五十餘人光祿大夫逮明切諫虎怒殺之

燕罷苑囿以給新民燕王皝以牛假貧民使佃苑中稅其什之八自有牛者稅其十之中正也降及魏晉仁政衰薄猶不取其十八也今殿下拓地三千里增民十萬戶其

劉惔
郗超初見

晉穆

無田者十有三四是宜悉罷苑囿以賦新民無牛者官賜之牛不當更收重稅也今官司猥多皆宜澄汰工商末利宜立常員學生三年無成當歸之於農參軍王憲大夫劉明近以言忤旨免官禁錮長史宋該阿媚苟容輕勃謙士不忠之甚者也毓乃下令悉從其言仍賜裕錢五萬宣示內外欲陳過失者勿有所諱毓雅好文學常親臨庠序講授考校學徒至千餘人頗有妄濫者改裕及之

以會稽王昱為撫軍大將軍錄尚書六條事

詔徵褚裒輔政尚書劉遐說之曰會稽王今德雅望足下宜以大政授之裒乃固辭歸藩昱清虛寡欲於善言常以劉惔王濛韓伯為談客郗超謝萬為掾屬超鑒之孫也少卓犖不羈父愔簡默冲退而嗇於財積錢至數千萬遺

徒甘

是歲晉自王古有寺州字

何充用桓溫劉惔知其不臣

開庫任超所取超散施親故一日都盡萬安之弟也清曠秀邁亦有時名

二龍見于燕之龍山

燕有黑白二龍見于龍山交首遊戲解角而去燕王皝祀以太牢命所居新宮曰和龍是歲始不用晉年號自稱十二年

秋七月江州都督庾翼卒以桓溫都督荊梁軍事

翼病表子爰之為荊州刺史委以後任及卒朝議以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安欲從其請何充曰荊楚國之西門戶口百萬地帶彊胡西隣巫蜀得人則中原可定失人則社稷可憂陸抗所謂存則吳存亡則吳亡者也豈可以白面少年當之哉桓溫英略過人有文武器幹西夏之任無出溫者丹楊尹劉惔每奇溫才然知其有不臣之志謂會稽王昱曰溫不可使居形勝之地

其位號常宜抑之勸昱自鎮上流以已爲軍司昱不聽以溫代翼又以憺監沔中軍代庾方之

漢主執殺其弟廣

漢主執之弟廣以執無子求爲太弟不許馬當解思明諫曰陛下兄弟不多若復有所廢將益孤危固謂許之執疑其與廣有謀收斬之襲廣於涪城廣自殺思明被收歎曰國之不亡以我數人在也今其殆矣思明有智略敢諫諍當素得人心及其死士民無不哀之

冬十二月張駿自稱涼王

是歲駿分境內二十二郡三營爲涼河沙州駿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假涼王督攝之始置祭酒等官車服擬於王者

趙以姚弋仲爲冠軍大將軍

弋仲清儉鯁直不治威儀言無畏避趙王虎甚重之

晉穆

丙午

二年趙建武十二年○漢嘉寧元年春正月楊州刺史都鑒臨朝四色以褚裒爲已侯何充卒充有器局以功效不私親舊亦任所選用皆以功效不私親舊亦謚曰文穆

燕龔夫餘拔之虜其二十六以歸○二月以光祿大夫蔡謨領司徒○三月以顧和爲尚書令殷浩爲楊州刺史

褚裒薦顧和殷浩詔以和爲尚書令浩爲楊州刺史和有母喪固辭不起謂所親曰古人有釋褻絰從三事者以其才足幹時故也如和者但足以竊孝道傷風俗耳浩亦固辭會稽王昱與浩書曰蜀當厄運危難理極足下沈識淹長足以經濟若復深有挹退奇遂本廉吾恐天下之事於此去矣足下去

就即時之廢興也國家不異宜深思之浩乃就職　夏四月朔日食

五月涼王張駿卒世子重華立○趙殺其尚書宋軌立私論朝政濃趙中黃門嚴生惡朱軌會久雨譖軌不脩道路謗訕朝政顧王虎因之蒲洪諫曰陛下德政不脩天降淫雨七旬乃霽霽方二日雖有混天百萬亦未能去道路之塗潦而況人乎願止作從罷苑囿出宮女赦朱軌以副衆望虎雖不悅亦不之罪爲之罷長安洛陽作役而竟誅軌又立私論朝政之濃聽吏告其君收告具主公卿以下朝覲以月不敢相過談語

趙攻涼州張重華遣主簿謝艾將兵逆戰大破之後趙遣將軍王擢麻秋擊

晉穆

涼州張重華悉發境內兵使裴恆將以禦之久而不戰司馬張軌曰國之存亡在兵兵之將多推宿舊夫韓信之勝敗在將今議者舉朝滕以事主簿謝艾非舊德也蓋才之所堪則授以事主簿謝艾兼資文武可用也重華召艾問以方略艾頻請兵二千人必破趙以報重華拜艾中堅將軍給步騎五千艾引兵出夜有二梟鳴于牙中艾曰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克敵之兆也進與趙戰大破之麻秋之克金城也縣令車濟不降伏劍而死秋又遣書誘致宛丘都尉宋矩矩曰爲人臣功既不成唯有死節耳先殺妻子而後自刎秋曰皆義士也收而葬之

冬漢李弈舉兵攻成都不克而死漢主勢驕法不恤國事羣臣接公卿信任左右讒諂並進刑罰苛濫由是中外離心太保李弈自晉壽

晉穆

舉兵反衆至數萬執登城拒戰射殺之蜀土
先無獠至是始自巴西至犍爲控潼布滿山
谷！餘萬落不可禁制大爲
民患加以饑饉四境蕭條

十一月桓溫帥
師伐漢

桓溫將伐漢將臣皆以爲不可江夏
相袁喬曰不必作衆言皆合也今爲
及智者了於胷中不經略大事固非常情所
天下患者胡蜀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比胡爲
弱將欲除之宜先其易者李勢無道臣民不
附且恃其險遠不修戰備宜以精卒萬人輕
齎疾趨比其覺之我已出其險要可一戰擒
也蜀地富饒戶口繁熾諸葛武侯用之抗衡
于夏若得而有之國家之大利也論者恐大
軍既西朝必關關此以是而非胡聞我萬里
遠征以爲內有重備必不敢動縱有侵軼緣
江諸軍足以拒守必無憂也溫拜表即行委

長史范汪以留事朝廷以蜀道險遠溫衆少
而深入皆以爲憂惟劉惔以爲必克或問其
故惔曰以博知之溫善博者也不必得
則不爲但恐克蜀之後專制朝廷耳

三年趙建武十三年○是歲漢亡大
國一凉代燕小國三凡四僭國

春三月
桓溫敗漢兵于笮橋進至成都漢主勢降詔
以爲歸義侯

溫軍至青衣漢大發兵趣合水
以拒之諸將欲設伏於江南以
待晉兵將軍昝堅不從引兵向犍爲溫軍至
彭模議者欲分爲兩軍異道俱進以分漢兵
之勢袁喬曰今懸軍深入當合勢力以取一
戰之捷萬一偏敗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
棄去釜甑齎三日糧以示無還心勝可必也
溫從之留參軍孫盛將羸兵守輜重自將步

卒直指成都進遇漢將李權三戰三捷漢兵散走咎堅至犍爲乃知與溫異道還至則溫軍於成都之十里陌矣堅衆自潰執悉衆出戰于笮橋溫前鋒不利矢及溫馬首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袁喬拔劒督士卒力戰遂大破之溫乘勝長驅至成都縱火燒其城門漢人惶懼無復鬬志執輿櫬面縛詣軍門溫送執於建康引漢司空譙獻之等以爲參佐舉賢旌善蜀人悅之留成都三十日派旅還江陵詔封執歸義侯

夏四月趙攻涼州張重華遣謝艾將兵擊破之

趙麻秋攻枹罕晉昌太守郎坦欲棄外城武成太守張俊曰棄外城則動衆心大事去矣固守大城秋帥衆八萬圍灋數重雲梯地突百道皆進城中禦之秋衆死傷數萬退保大夏張重華遣謝艾帥步騎三萬進軍臨河艾乘軺車戴白帽鳴鼓而行秋望見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矟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艾踞胡牀背麾處分趙人以爲有伏兵懼不敢進別將張瑁自間道引兵截趙軍後趙軍退艾乘勢進擊大破之趙王虎復遣孫伏都帥步騎二萬會秋軍長驅濟河艾又破之虎歎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於枹罕彼有人焉未可圖也

趙築華林苑

趙王虎據十州之地聚斂財物不可勝紀猶以爲不足悉發前代陵墓取其金寶沙門吳進言於虎曰胡運將衰晉當復興宜苦役晉人以厭其氣虎遂發近郡男女十六萬人車千萬乘運土築華林苑及長牆于鄴北然燭夜作暴風大雨死者數萬人郡國前後送蒼璧麟十六白鹿七虎命司虞

之亡國未有如虎之暴害

調之以駕芝蓋命太子宣祈福于山川因行遊獵宣乘大輅用孫華蓋建天子旌旗戎卒十八萬出自金明門虎升陵霄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爲樂耳宣所舍縱獵士卒飢凍死者萬餘人所過二州十五郡資備皆無子遺虎復命秦公韜出自并州至于秦雍亦如之宣怒其與己約敵官者趙生勸宣除之

冬十月以張重華爲涼州刺史西平公遣侍御史俞歸授重華官爵重華欲稱涼王未肯受詔使所親私謂歸曰主公弈世爲晉忠臣今曾不如鮮卑何也歸曰吾子失言昔三代之王也爵之貴者莫若上公及周之衰吳楚始僭號稱王而諸侯亦不之非蓋以蠻夷畜之也借使齊曾稱王諸侯豈不四面攻之乎漢高

晉穆

祖封韓彭爲王尋皆誅滅蓋權時之宜非厚之也聖上以賢故爵以上公任以方伯寵榮極矣豈鮮卑夷狄所可比哉且吾聞之功有大小賞有重輕今貴公始繼世而爲王若帥河右之衆平胡羯脩復陵廟迎天子返洛陽將何以加之乎重華乃止

楊

初遣使稱藩詔以初爲雍州刺史仇池公

四年趙建武十四年秋八月趙太子宣殺其弟韜伏誅

秦公韜有寵於趙王虎欲立之以太子宣長猶豫未決宣謂所幸楊柸趙生曰汝能殺韜當以寵之國邑分封汝等韜死主上必臨喪吾因行大事蔑不濟矣八月柸等殺韜虎哀驚氣絕久之方蘇將出臨其喪司空李農諫曰害秦公者未知何人鑾輿不宜輕出

虎乃止既而事覺虎四宣殺之鄴北窮極慘酷縱火焚之虎登中臺觀之取交分置諸門交道中殺其妻子九人宣小子纔數歲虎素愛之抱之而泣欲赦之大臣不聽取殺之兒挽虎衣大叫至於絕帶虎因此發病

加桓溫征西大將軍朝廷論平蜀之功欲以豫章郡封桓溫左相荀羨曰溫若復平河洛將何以賞之乃加溫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臨賀郡公溫既滅蜀威名大振朝廷憚之會稽王昱以殷浩有盛名朝野推服乃引為心膂與參綜朝權欲以抗溫由是與溫寖相疑貳浩以王羲之為護軍將軍羲之以為內外協和然後國家可安勸浩不宜與溫搆隙浩不從

九月燕王皝卒世子儁立皝有疾召儁屬之曰今中原未平方資賢傑以經世務恪賀兼濟才堪任重汝其戮之陽士秋士行高潔忠幹貞固可託大事汝善待之卒謚曰文明

趙立子世為太子趙王虎議立太子尉張舉曰燕公斌有武略彭城公遵有文德惟陛下所擇虎之拔上邽也將軍張豺獲前趙主曜幼女有殊色納於虎虎嬖之生齊公世豺乃說虎曰陛下再立太子其母皆賤故禍亂相尋今宜擇母貴子孝者立之虎納其言令公卿上疏請之大司農曹莫不肯署名虎問其故莫頓首曰天下重器不宜立少故不敢署虎稱其忠而不能用遂立世為太子。

十二月以蔡謨為司徒謨上疏固讓謂所親曰我若為司徒將為後代所哂義不敢拜也

晉穆

五年趙太寧元年春正月趙王虎稱皇帝○趙謫戍梁犢反虎遣兵擊斬之

趙主虎以即位大赦故東宮高力等萬餘人謫戍涼州行達雍城不在赦例高力督梁犢因衆怨作亂攻拔下辨掠民斧施一丈柯攻戰若神所向崩潰長驅而東比至長安衆已十萬樂平王苞盡銳拒之一戰而敗犢遂趣洛陽虎遣李農統步騎十萬討之大敗虎大懼以燕王斌爲大都督統姚弋仲蒲洪等討之弋仲將其衆八千餘人至鄴求見虎虎病未之見引入賜食弋仲怒曰主上召我來擊賊當面授方略我豈爲食來邪且主上不見我我何以知其存亡虎力疾見之弋仲讓虎曰兒死愁邪何爲而病兒幼時不擇善人教之使至於爲逆既誅之又何愁焉且汝久病所立兒幼汝若不愈天下必亂當先憂此勿憂賊也犢等窮困思歸相聚爲盜何所能至老羌爲汝一舉了之弋仲性狷直人無貴賤皆汝之虎亦不之責賜以鎧馬弋仲曰汝看老羌堪破賊否乃被鎧跨馬于庭中因策馬南馳不辭而出遂與斌等擊犢於滎陽大破斬之虎命弋仲劒履上殿入朝不趨進封平西郡公以蒲洪爲雍州刺史節督秦雍封略陽郡公

夏四月趙主虎卒太子世立其兄遵弒之及其太后劉氏而自立

趙主虎病甚以彭城王遵鎮關右燕王斌爲丞相張豹爲鎮衛大將軍並受遺詔輔政劉后恐斌不利於太子矯詔免歸第遵自幽州至鄴敕朝堂受拜遣之涕泣而去虎臨西閣龍騰中郎二百餘人列拜於前

曰聖體不安宜令燕王入宿衛典兵馬虎曰燕王不在內邪召以來左右言王酒病不能入虎曰促持輦迎之當什璽綬亦竟無行者尋惛眩而入豹遂矯詔殺賦虎卒世即位劉氏臨朝稱制遵至河內聞喪姚弋仲蒲洪及征虜將軍石閔等討梁犢還遇遵於李城共說遵曰殿下長且賢先帝亦有意以為嗣末年惛惑為張豹所誤今若聲豹之罪鼓行而討之其誰不開門倒戈而迎殿下者遵從之遂還趣鄴耆舊鞠士皆出迎之豹惶怖亦出迎遵命執之擐甲曜兵入升前殿擗踊盡哀斬豹于市夷其三族假劉氏令以導嗣位封世為譙王廢劉氏為太如尋皆殺之以石閔為都督中外諸軍事於是鄴中暴風拔樹震雷雨雹大如盂弁太武暉華殿災及諸門觀閣蕩然無餘金石皆盡火月餘乃滅時沛王

晉穆

中鎮薊起兵討遵遵使閔等討之冲兵大敗獲冲殺之吭其士卒三萬

蒲洪遣使來降

石閔言於趙主遵曰蒲洪人傑也今鎮關中恐秦雍之地非復國家之有宜改圖之遵從之罷洪都督洪怒歸枋頭遣使來降

燕以慕容恪為輔國將軍

慕容霸上書於燕王儁曰石虎窮凶極暴天人所棄餘燼僅存自相魚肉今中國倒懸企望仁恤若大軍一振勢必投戈儁以新遭大喪弗許霸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萬一石氏復興或有英豪據其成資豈惟失此大利亦恐更為後患儁猶豫未決一將軍封弈慕輿根曰用兵之道敵彊則用智敵弱則用埶今中國之民困於石氏之亂咸思易主以救湯火之急此千載一時不可失也自武宜王以來招賢養民務農訓兵正俟今

日若復顧慮豈天意未欲使海內平定邪將大王不欲取天下也誰從之以慕容恪慕容評陽騖爲三輔將軍覇爲前鋒都督選精兵二十餘萬講武嚴爲進取之計

秋七月征討都督褚裒率師伐趙不克而還桓溫聞趙亂出屯安陸遣諸將經營北方趙揚州刺史王浹舉壽春降西郎將陳逵進據壽春征北大將軍褚裒上表請伐趙即日戒嚴直指泗口朝議以裒事任貴重不宜深入宜先遣偏師裒奏言前已遣前鋒王顒之等徑造彭城後遣督護麋嶷進據下邳今宜速發以成聲勢乃加裒征討大都督裒帥衆三萬徑赴彭城北方士民降附者日以千計朝野皆以中原指期可復蔡謨獨謂所親曰胡滅誠爲大慶然恐更貽朝廷之憂其人曰何謂也謨曰

晉穆

裒輕舉

義之亦諫北伐以大江爲界則疎奢謨曰今日之舉非時賢所及其識度甚遠江左有人總揔荷使姚襄輩吾之爪牙何患原不復哉

庾翼善相溫東殷浩於高閣會稽王用浩以抗溫大疎矣惟劉惔知溫之志而慮其不易察之密也

夫能順天乘時濟君生於艱難者非上聖與英雄不能爲也自餘則莫若度德量力觀今日之事殆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民以逞既而材略疎短不能副心財殫力竭智勇俱困安得不憂及朝廷乎魯郡民五百餘家起兵附晉求援於裒裒遣部將王龕將銳卒迎之與趙將李農戰於代陂敗沒不還裒退屯廣陵陳逵亦焚壽春積聚毀城遁還裒還鎮京口解征討都督時河北大亂遺民二十餘萬口渡河欲來歸附會裒已還威勢不接皆不能自拔死亡略盡

九月張重華自稱涼王重華屢以錢帛賜左右又喜博弈頗廢政事索振諫曰先王勤儉以實府庫正以儲以備恥未雪志平海內故也今蓄積已虛而寇讎尚在豈可輕有耗散以與無功之人乎漢光武躬親萬機章表詣

闕報不終日故能隆中興之業今章奏停滯下情不得上通沈寃罔於囹圄非明主之事也重華謝之

梁州刺史司馬勳伐趙拔宛城趙樂平王苞謀帥關右之衆攻鄴苞貪而無謀雍州豪傑知其無成並遣使告晉梁州刺史司馬勳帥麾赴之出駱谷破趙戍壁于懸鉤去長安二百里三輔豪傑多殺守令以應之趙主遵遣王朗帥精騎二萬以拒勳爲名因劫苞送鄴勳兵少不敢進拔宛城殺趙南陽太守而還

冬十一月趙石鑒弒其主遵而自立初趙主遵之發李城也謂閔曰努力事成以爾爲太子既而立太子衍閔素驍勇屢立戰功既揔內外兵權乃撫循殿中將士中書令孟準勸遵誅之十一月遵召義陽王鑒等入議於鄴太后前太后不可鑒出告閔閔遂劫李農使將軍蘇彥周成帥甲士執遵及太子衍殺之推鑒即位鑒以閔爲大將軍李農爲大司馬並錄尚書事

秦雍流民立蒲洪爲主秦雍流民相帥西歸路由枋頭共推蒲洪爲主衆至十餘萬鑒懼其逼欲以詔遣之乃以洪爲雍州牧洪會官屬議應受與不主簿程朴請且與趙連和分境而治洪怒曰吾不堪爲天子邪引朴斬之

十二月徐兗都督褚裒卒裒還至京口聞哭聲甚多以問左右對曰皆代陵死者之家也裒慙憤發疾卒以羨代之時羨年二十八中興方伯未有如羨之少者

趙石閔幽其主鑒殺胡羯二十萬人趙主鑒使樂平

閔亂趙

玉苞夜攻石閔李農不克鑒懼偽君不知者
夜殺苞將軍孫伏都劉銖等結羯士三千欲
誅閔農鑒曰卿好爲官陳力勿慮無報也於
是伏都等攻閔農又不克閔農攻斬伏都等
以只守鑒於御龍觀懸食給之下令城中曰
孫劉構逆支黨伏誅良善無一預也人日已
後與官同心者留不同者各任所之救城門
不禁於是趙人百里內悉入城胡羯去者塡
門閔知胡之不爲己用遂帥趙人誅胡羯無
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其屯
戍四方者皆命趙人爲將帥者 燕遣使如涼
誅之或高鼻多須濫死者半

戊戌

晉穆

六年

趙主石祗永寧元年魏王冉閔永興元年○舊夫國二涼代燕小國三新大國

約張重華共擊趙

古曰救非

石氏滅

一九五

借國

春閏正月趙石閔殺鑒而自立改國號魏

閔欲滅去石氏之迹試以讖文有繼趙李更國號曰衛易姓李氏時新興王祗襄國公侯卿校出奔從之者萬餘人諸將張沈張賀度等擁衆各數萬亦皆不附於閔汝陰王琨帥衆伐鄴閔與戰於城北敗之遂與農擊張賀度于石瀆鑒密召張沈使乘虛襲鄴官者以告閔農廢鑒殺之并殺趙王虎二十八孫盡滅石氏司徒申鍾等上尊號於閔閔以讓農農固辭閔曰吾屬故晉人也請與諸君分割州郡各稱牧守公侯奉迎天子還都洛陽何如尚書胡睦曰陛下聖德應天宜登大位晉氏衰微遠竄江表豈能總馭英雄混壹四海乎閔曰尚書可謂識機知命矣乃即皇帝位國號大魏 以郭浩督

吉元軍事字

五胡

姚襄初見苻秦自王氏

五胡

晉穆

揚豫等州軍事。朝廷聞中原人亂復謀進取故以浩爲中軍將軍督揚豫徐兗青州蒲洪爲征北大將軍督河北諸軍事

蒲洪自稱三秦王改姓苻

姚弋仲蒲洪各有據關右之志弋仲遣其子襄擊洪洪迎擊破之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改姓苻氏以雷弘兒梁楞爲遵段陵爲將相

二月燕王儁擊趙拔薊城徙都之

燕王儁與慕容霸慕輿于將兵三道出塞以戈槊趙宇將皆走儁遂拔薊欲悉阬其士卒霸諫曰趙爲暴虐王興師伐之將以拯民於塗炭而撫有中州也今始得薊而阬其士卒不可以爲王師之先聲乃釋之儁入都于薊中州士女降者相繼燕兵至范陽太守李產欲爲石氏拒燕衆莫爲用乃帥入城令長出降儁悉置幽州郡縣守宰引兵還薊

魏主閔復姓冉氏

閔以李農爲太宰錄尚書事遣使者持節赦諸軍屯皆不從

故趙將麻秋殺苻

初趙將麻秋爲苻洪所獲以爲

洪洪子健斬秋遣使來請命

軍師將軍說洪曰冉閔方猜忌中原未可平也不如先取關中基業已固然後東爭天下洪深然之既而秋因宴鴆洪欲并其衆洪子健收秋斬之洪謂健曰吾所以未入關者以爲中州可定今不幸爲豎子所困中州非汝兄弟所能辦我死汝急入關言終而卒健代統其衆乃去王號稱晉官爵告喪請命

趙石祗稱帝於襄國

祗既稱帝六夷擾州郡擁六者皆應之祗以姚弋仲爲右丞相待以殊禮弋仲子襄雄勇

多才略祗以爲驃騎將軍又以苻健爲鎮南大將軍魏殺其太宰李農魏主閔既殺農遣使臨江告晉一曰逆胡亂中原今已誅之能共討者可遣軍來也朝廷不應

夏五月盧江太守袁眞攻魏合肥克之○

杜洪據長安苻健擊敗之王朗趙亂自長安趣雍其司馬杜洪據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關西諸夏皆應之苻健欲取之乃治宮室於槐里頗課民種麥示無西意既而自稱晉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雍州刺史悉衆而西以魚遵爲前鋒爲浮梁以濟孟津遣弟輔國將軍雄帥衆五千自潼關入兄子襄武將軍菁帥衆二千自軹關入臨別謂菁曰某事不捷汝死二河北我死河南不復相見既濟焚橋自帥大衆隨雄西進

晉穆

洪使張先洪戰于潼關之北太敗走還洪懼固守長安故趙將張賀度等會兵計魏不克趙故將張賀度等會于呂之戰于蒼亭賀度等大敗盡俘其衆而歸閔戎卒三十餘萬雄旗鉦鼓百餘里雖石氏之盛無以過也魏主閔徵故散騎常侍辛謐爲太常謐不食而卒故晉散騎常侍隴西辛謐有高名歷劉石之世徵辟皆不就魏主閔荀禮敬爲太常謐遺閔書以爲物極則反致至則危吾王功已成矣宜因茲大捷歸身暫朝必有安夷松喬之志吾年已不食而卒秋九月燕徇冀州取章武河間勃海賈堅少尚氣節仕趙爲齊及趙亡堅還鄉里擁部

晉辛謐

曲數千言燕秦公評衡敦海招之不降與數獵之以爲樂陵太守 冬十一月

苻健入長安遣使來獻捷 健長驅至長安杜洪奔司竹健以民心思晉乃遣參軍郗山伯詣建康獻捷并修好於桓溫於是長樂雍夷夏皆附之 十二月

晉穆 蔡謨爲燕人讓除司徒三年不就職詔書屢下終不受於是帝臨軒遣侍中黃門徵之謨陳疾篤自旦至申使者十餘返時帝方八歲甚倦問左右曰所召人何以至今不來臨軒何時當竟太后乃詔罷朝曾稽王昱公曹曰蔡公懼違上命無人臣之禮昔人主畢屈於上大義不行於下亦不復知所以爲政矣公卿乃奏請送廷尉謨懼帥子弟素服詣闕稽顙自到廷尉待罪殷浩欲加謨大辟會荀羨入朝語皓曰蔡公今日事危明日必有殆文之舉浩乃止詔免謨爲燕人

稱秦主元高 辛亥

七年 趙永寧二年魏永興二年秦高祖苻健皇始元年○是歲趙亡舊大國一涼代燕小國三新大國一凡五僭國 春正月日食○鮮卑段龕以青州來降 初段蘭死於令支龕領其衆因石氏之亂南徙冀固至是來降以爲鎮北將軍封齊公 苻健自稱秦天王 健左長史賈玄碩等請依劉備稱漢中王故事表健爲都督關中諸軍事大單于秦王健怒曰吾豈堪爲秦王邪且晉使未返我之官爵非安曹所知也既而密使梁安諷玄碩等上尊號遂即天王大單于位國號大秦 二月魏主閔滅趙主祗於襄國姚弋仲

合兵魏兵敗績

四子

及燕王儁遣兵救之魏兵敗績

魏主閔攻襄國百餘日趙主抵危急乃去帝號稱王遣太尉張舉乞師於燕許送傳國璽將軍張春乞師於姚弋仲弋仲遣其子襄救之誡襄曰冉閔棄仁背義暴滅石氏我受人厚遇當爲復讎老病不能自行汝才十倍於閔若不梟擒不必復見我也燕王儁遣悅綰將兵往會之閔遣中郎蒙煒使於燕儁使封裕詣璽所在煒曰在鄴裕曰張舉言在襄國何也煒曰彼求救者爲妄誕之辭耳儁乃積柴爲其旁使裕以其私誘之煒辭不變左右請殺之儁曰彼不憚殺身以徇其主忠臣也使出就館吏使其鄉人往勞之且曰君何以不實言王怒欲處君於遠地之表柰何煒曰吾結髮以來尚不欺布衣況人主乎曲意苟合性所不能直情盡言雖流

晉穆

本之因之下有

同日三月魏主閔又趙燕姚襄之兵戰敗績此年是

東海不敢避也遂昧旬壁不復言儁乃囚之於龍城後知張舉之妄乃殺舉而釋煒之囚襄及趙石琨各引兵東救襄國閔遣將軍胡睦拒襄於長蘆孫威拒琨於黃丘皆敗還閔欲自出擊之衛將軍王泰諫曰今襄國未下外救雲集若我出戰必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固壘以挫其銳徐觀其釁而擊之道士濂饒進曰太白入昴當殺胡王百戰百克不可失也閔攘袂大言曰吾戰決矣敢沮衆者斬乃悉衆出與襄琨戰悅綰適以燕兵至去魏兵數里營有騎卒見茱揚塵魏人望之懼襄琨綰三面擊之趙主祗自後衝之魏兵大敗閔與十餘騎走還鄴將士死者十餘萬人姚襄還灞頭姚弋仲怒其不擒閔杖之一百閔之爲趙初也所徙青雍幽荊之民及氐羌胡蠻數百萬口以趙濂禁不行各還本土

道路交錯至相殺掠其能達者什有二三中原大亂因以饑疫人相食無復耕者趙遣其將劉顯伐魏不克趙王祗使其將劉顯攻鄴閔悉衆出戰大破顯軍斬首三萬餘級顯懼密使請降求殺祗以自效閔乃引歸秦遣使問民疾苦秦主健分遣使者問民疾苦搜羅雋異寬重斂之稅弛離宮之禁罷無用之器去後宮之服九趙之苛政不便於民者皆除之夏四月司馬勳會杜洪遣使召梁州刺史司馬勳勳帥步騎三萬擊秦敗還杜洪等兵擊秦敗還秦王健禦之於五丈原勳屢戰皆敗退歸南鄭健以賈玄碩始者不上尊號銜之使人告玄碩與勳通殺之趙劉顯弒其主祗而自立○秋晉穆

八月魏徐兗荊豫洛州來降○燕慕容恪取中山恪入中山遷其將帥士豪數千家詣薊錄其安堵盡令嚴明秋毫不犯姚弋仲遣使來降詣以弋仲為車騎大將軍六夷大都督子襄為平北將軍督并州○冬十二月桓溫移軍武昌尋復還鎮初桓溫請經略中原久不報知朝廷杖殺浩以抗己甚忿之然素知浩之為人亦不之憚以國無他憂遂得相持歲年雖有君臣之跡羈縻而已八州士衆資調殆不為國家用屢求北伐不聽至是拜表輒行帥衆四五萬順流而下軍于武昌朝廷大懼浩欲去位以避溫又欲以驃騎參軍駙溫軍吏部尚書王彪之言於會稽王昱曰若浩去職人情離駭必

有任其責者非殿下而誰乎又謂浩曰彼若
抗表問罪卿爲之首欲作匹夫豈有全地邪
旦當靜以待之今相王手書爲陳成敗彼必
旋師若不從則遣中詔又不從乃當以正義
相裁奈何無故怒先自猖蹶乎浩曰殿大
事迫自難須臾欲使人問聞卿出謀意始
得平一撫軍司馬高崧爲昱草書曰寇難宜平
時會宜接此實爲國遠圖經略大筭能弘斯
事非足下而誰然異常之舉衆之所駭遊聲
嘩譁想足下亦少聞之苟或望風振擾一時
崩散則望實並喪社稷之事去矣吾與足下
雖職有內外安社稷保家國其致一也當先
忍寧國而後圖其外區區誠懷豈可顧嫌而
不盡哉溫即上疏曰陛恐致譏曰專還鎮○朝
拜將行郊祀呈問於殷之曰應有赦否彭之
曰自中興以來郊祀往往有赦愚謂非宜凶

祖本
達合

晉穆

愚之人必將生心
於徼幸矣呈從之

八年 魏永興三秦皇始二○燕慕容儁
元璽元年○是歲魏亡○舊大國一涼
代小國二新大
國一凡四僭國 春正月日食○秦王健稱皇
帝健以單于統壹百蠻非天
子所宜領以授太子萇 杜洪司馬張琚
殺洪自稱秦王杜洪張琚也宜秋洪自以右
輕琚琚遂殺洪而自立
魏克襄國殺鄧顯遷其民於鄴○趙汝陰王
琨來奔斬之石氏遂絕 郭浩使督統謝尚荀羨進
屯壽春張遇據許昌叛降于秦尚書左丞孔嚴言於郭浩

以比來衆情良可寒心不知使君將何以鎮之愚謂宜明受任之方輔彭專征伐蕭曹守管籥深思廉藺屈身之義平勃交歡之謀令豫然無間然後可以保大定功降附之徒皆人面獸心恐難以義感也浩不從上疏請北出洛以謝尚荀羨爲督統進屯壽春初魏豫州刺張遇以州來降至是尚等不能撫慰之遇怒據許昌叛降于秦浩軍不能進命羨鎮下邳

三月姚弋仲卒子襄率衆來歸詔屯譙城

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及病謂諸子曰石氏盡力今已滅矣中原無主我死汝亟自歸於晉當執臣節無爲不義也及襄與秦兵戰敗遂帥衆歸晉詔襄屯譙城襄單騎渡淮見謝尚于壽春尚聞其名命去仗衛幅巾待之歡若平生襄博學善談論

晉穆

江東人士皆重之

夏四月燕慕容恪等擊魏大破之執其主閔以歸殺之

魏主閔既克襄國因遊食常山中山諸郡夏燕王儁遣恪等擊之閔趣常山恪追及於魏昌之廉臺燕兵十戰皆不勝閔素有勇名所將兵精銳燕人憚之恪密陳諭將士曰閔勇而無謀一夫敵耳其士卒飢疲甲兵雖精其實難用不足破也閔所將多步卒將趣林中恪參軍高開曰吾騎兵利平地若閔得入林不可復制宜亟遣輕騎邀之既合而陽走誘致平地然後可擊也恪從之魏兵還就平地恪分軍爲三部謂諸將曰閔性輕銳又自以衆少必致死於我我厚集中軍之陳以待之庶其合戰卿等從旁擊之無不克矣乃擇鮮卑善射者五千人以鐵鎖連其馬爲方陳而前

閔乘千里馬左操雙刃矛若執芻戟以擊燕兵斬首三百餘級望見大幢知其爲中軍直衝之燕兩軍從旁夾擊大破之圍閔數重閔潰圍東走其馬忽斃爲燕兵所執送於龍城斬之遣慕容評帥精騎攻鄴魏大將軍蔣幹及太子智閉城拒守城外皆降於燕 五月秦主健擊張瑺斬之○魏人遣使請降鄴中大饑人相食故趙時宮人被食略盡蔣幹遣侍中繆嵩奉表請降且求救於謝尚 六月謝尚得傳國璽獻之初謝尚使戴施據枋頭施聞蔣幹求救乃帥壯士百餘人入鄴助守三臺紿幹得傳國璽宣言使督護何融迎糧陰令懷璽送于枋頭尚迎至建康百僚畢賀 謝尚攻張遇于許昌秦人救之

晉穆

尚等敗績殷浩退屯壽春尚及姚襄共攻張遇秦主健遣丞相東海王柳等救之戰于潁水之誡橋尚等大敗奔還淮南殷浩自許昌退屯壽春雄徙遇及陳祐許洛之民五萬餘戶於關中以楊羣爲豫州刺史鎮許昌尚降號建威將軍 秋八月燕慕容評攻鄴克之遂留守鄴○九月殷浩進屯泗口浩之北伐也中軍將軍王羲之以書止之不聽既而無功復謀再舉羲之遺浩書曰今以區區江左天下寒心固已矣力爭武功非所當作自頃冦賊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哉今軍敗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所復及莫若

遂保長江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引咎責躬更爲善治省其賦役與民更始燕可以救倒懸之急也若猶以前事爲未工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此愚智所不解也又與會稽王昱牋曰今雖有可喜之會防求諸已而所憂乃重於所喜功未可期遺黎殲盡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內所痛心歎悼者也願殿下先爲不可勝之基須然立執舉謀之未晚浩不從進屯泗口遣戴施據石門劉邈戍倉垣

罷遣太學生徒浩以軍興罷遣太學生徒學校由此遂廢

冬十月謝尚攻許昌克之○十一月

燕王儁稱皇帝故趙將擁兵據州郡者各遣使降燕羣僚共上尊號儁許

晉穆

之始置百官即皇帝位許言獲傳國璽改元元璽時晉使適至燕儁謂曰汝還白汝天子我承人乏爲中國所推已爲帝矣改司州爲中州建留臺於龍都以乙逸爲尚書專委留務

穆五

九年秦皇始三燕元璽二年○夏五月張重華攻秦上邽拔之詔進重華涼州牧○秋七月秦殺其司空張遇初張遇降秦秦主健以爲司空而納其繼母韓氏爲昭儀數於衆中謂遇曰卿吾從子也遇恥之陰結關中豪傑欲滅苻氏以其地來降事覺伏誅於是關中豪傑數人各擁衆數萬遣使來請兵秦皆攻滅之

殷浩遣兵襲姚襄

不克冬十月遂率諸軍北伐襄邀敗之浩走

譙城姚襄屯歷陽以燕秦方彊未有北伐之志乃夾淮廣興屯田訓厲將士浩在壽春惡其彊盛囚襄諸弟屢遣刺客刺之客皆以情告襄浩潛遣將軍魏憬帥衆五千襲之襄斬憬并其衆浩愈惡之遷襄蠡臺表授梁國內史襄益疑懼遣參軍權翼使於浩浩曰身與姚平北共爲王臣平北每舉動自專甚失輔車之理翼曰平北英姿絕世擁衆數萬而遠歸晉室者以朝廷有道宰輔明哲故也今將軍輕信讒慝與之有隙愚謂猜疑之端在此而不在彼也浩曰平北生殺自由又掠吾馬王臣之體固若是乎翼曰姦宄之人亦王濬所不容也殺之何害浩曰然則掠馬何也翼曰將軍謂平北雄武難制終將討之故

晉書

取以自衛耳浩笑曰何至是也初浩陰遣人誘秦梁安雷弱兒使殺秦主健許以關右之任弱兒等僞許之且請兵應接浩聞張遇作亂以爲安等事成遂自壽春帥衆七萬北伐欲進據洛陽彭復圍陵王彪之上會稽王昱牋以爲容有詐僞未應輕進不從浩以襄爲前驅襄度浩將至偽遁而陰伏甲以邀之浩大擊之浩大敗棄輜重走保譙城襄俘斬萬餘悉收其資仗使兄益守山桑而復如淮南昱謂彪之曰君言無不中張陳無以過也

十一月西平公張重華卒子曜靈立

重華有疾曜靈纔十歲立爲世子重華庶兄相有勇力吏幹而傾巧善事內外與嬖臣趙長等結異於是兄弟謝艾以抱罕之功有寵左右諸之出爲酒泉太守艾上言權倖用事公

至稱危亡蘇臣入侍且言祚及長等將爲亂
宜盡誅之重華深甚手令徵艾輔政祚長等
匿而不宣重華卒曜靈立稱涼州刺
史西平公長等矯遺令以祚輔政 十二月
姚襄徙屯盱眙 襄濟淮屯盱眙招掠流民衆至七萬分置守宰勸課農桑
遣使詣建康罪狀 以謝尚都督江西淮南軍
事 謝尚歷陽 涼州廢其主曜靈立張祚爲涼公 涼州長史趙長等以時難未夷宜立長君乃廢曜靈而立祚祚既得志恣爲淫虐殺重華妃裴氏及謝艾 燕以慕容霸守常山 慕容恪屢薦霸有命世之才宜總大任節蘇主用之

甲寅

十年 秦皇始四燕元璽三年○涼王張祚和平元年 春正月張祚自稱涼王 祚自稱涼王改元置百官郊祀天地尚書馬岌切諫曰自武公以來世守臣節抱忠履謙故能以一州之衆抗秦世之虜師徒歲起民不告疲今而自尊則中外離心安能以一隅之地拒天下之彊敵乎祚大怒斬之 郝浩以罪免爲庶人從信安以王述爲揚州刺史 浩連年北伐師徒屢敗糧械都盡桓溫因朝野之怨上疏請廢之朝廷不得已免浩爲庶人從之信安自北內外大權一歸於溫矣浩少與溫齊名而心競不相下溫常輕之浩既廢黜雖愁怨不形辭色常書空作咄咄怪事字久之溫謂掾郗超曰浩有德有言嚮爲令

僕是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將以浩爲尚書令以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荅書慮有謬誤開閤者十數竟達空函温大怒由是遂絶卒於徙所

二月桓温率師伐秦温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兵自淅川趣武關命司馬勲出子午道以伐秦

姚襄叛降於燕○夏四月桓温大敗秦兵于蔺亞田進軍灞上三輔皆降桓温別將攻上洛獲秦荆州刺史郭敬進擊青泥破之秦主健遣太子萇等帥衆五萬拒温戰于藍田秦兵大敗温轉戰而前進至灞上萇等退屯城南健幽老弱六千固守長安小城悉發精兵三萬遣大司馬雷弱兒等與萇合以拒温三輔郡縣皆來降温撫諭居民使安

晉穆

堵復業民爭持牛酒迎勞男女夾路觀之○耆老有垂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覩官軍

燕以慕容恪爲大司馬燕主儁以恪爲大司馬録尚書事封太原王評爲司徒封上庸王霸爲吳王德爲梁公暐爲中山王陽暨爲司空初燕王皝奇霸之才故名之曰霸將以爲世子羣臣諫而止然寵遇猶踰於世子由是儁惡之以其嘗墜馬折齒更名曰缺亂以其應讖文更名曰垂遷侍中録留臺事徙鎮龍城垂大得東北之和衆愈惡之復召還

五月江西流民叛降姚襄詔屯兵中堂謝尚入衛江西流民郭敞等千餘人執陳留内史劉仕降於姚襄建康震駭以尚書周閎爲中軍將軍屯中堂謝尚自歷陽還衛京師固江備守

桓温

王猛初見

王猛之再失恢復

解脫之見王

溫之心事已不

及秦兵戰不利六月師還北海王猛少好學倜儻有大志不屑細務人皆輕之猛悠然自得隱居華陰聞溫入關披褐詣之捫虱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將銳兵十萬為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度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溫還然無以應徐曰江東無卿比也乃署猛軍謀祭酒溫與秦丞相雄等戰于白鹿原溫兵不利死者萬餘人初溫指秦麥以為糧既而秦人悉芟麥清野以待之溫軍乏食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欲與猛俱還猛辭不就秦太子萇等隨溫擊之比至灞關溫軍屢敗失亡以萬數寄雄擊司馬勳勳亦奔還漢中溫之西灞上也順陽太守薛珍勸溫徑進逼長安溫

晉穆

苻堅初見

弗從珍以偏師獨濟頗有所獲及溫退乃還顯言於衆自矜其勇而咎溫之持重溫殺之

秦東海王苻雄卒秦主健弟東海王雄卒健哭之嘔血曰天不欲吾平四海邪何奪吾元子之速也雄以佐命元勳位兼將相權侔人主而謙恭沉愛遵奉灋度故健重之常曰元子吾之周公也子堅襲爵堅性至孝幼有志度博學多能交結英豪呂婆樓彊汪及略陽梁平老皆與之善

秦大饑

春二月秦大蝗

十一年秦主生壽光元元燕元璽四年○涼去年號

秦太子萇拒桓溫中

夏秦立子生為太子

目草無遺牛馬相噉毛

流矢死淮南王生幼無一目性麤暴其祖洪

嘗戲之曰吾聞瞎兒一淚作乎生怒引佩刀

日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鞭之生曰
性耐刃槊不堪鞭棰洪謂健曰此兒狂悖宜
早除之不然必破人家健將殺之雄曰兒長
日應改何可遽爾及長力舉千鈞手格猛獸
走及奔馬擊刺騎射冠絕一時彊后欲立少
子晉王卿秦王健以讖文有三羊五眼乃立
生為太子姚襄據許昌襄所部多勸北還襄乃進據許昌六月秦
王健卒太子生立健勤於政事數延公卿咨
講治道承趙人苛虐奢侈
之後勇以寬簡節儉崇儒禮士由是秦人悅
之至是寢疾引衣師魚遽丞相雷弱兒太傅
毛貴司空王墮尚書令梁楞僕射梁安段純
等受遺詔輔政謂太子生曰六夷酋帥及大
臣勃蘭者其不從汝命宜漸除之健卒生即
位大赦改元羣臣奏曰未踰年而改元非禮

晉穆

史臣怒窮推議主得段純殺之司馬公曰顧
命大臣所以輔導嗣子為之羽翼也而教使
專之能無亂乎知其不忠則勿任而已矣
任以大柄又從而猜之鮮有不召亂者也秋
九月秦殺其后梁氏及太傅毛貴等中書監胡文言
於秦主生曰北有星孛于大角熒惑入東井
不出三年國有大喪大臣戮死願陛下脩德
以禳之生曰皇后與朕對臨天下可以應大
喪矣毛太傅梁車騎梁僕射受遺輔政可以
應大臣矣乃殺皇后及毛貴梁楞梁安
閏月涼州弒其君祚立
張玄靚為涼王涼王祚淫虐上下怨憤惡河
州刺史張瓘之瓘帥兵傳檄州郡廢祚復立曜靈將
軍宋混合衆萬餘人以應之祚殺曜靈混聞

之爲之發哀軍至姑臧張瓘弟琚開門納之趙長等懼罪入關呼張重華母馬氏立曜靈弟玄靚爲主請將收長等殺之祚素失衆心莫肯爲之鬬者遂見殺梟其首城內咸稱萬歲湜琚上玄靚爲大將軍西平公復稱建興四十三年時玄靚始七歲瓘至推爲涼王自爲都督中外諸軍事尚書僕射冬十月詔謝尚鎮壽春以湜爲尚書僕射

春○十一月燕慕容恪擊段龕龕與燕主儁書抗辭表之儀非其稱帝儁怒遣恪擊之十二月秦殺其丞相雷弱兒弱兒性剛直以僕射趙韶董榮亂政每公言於朝見之常切齒韶榮譖之於秦立生殺弱兒及其九子二十七孫於是諸羌皆有離心生雖在諒陰遊飲自若彎弓露刃以見朝臣

晉穆

鐘鉦鍾鼓備置左右則位未幾后妃公卿下至僕隸凡殺五百餘人

十二年秦壽光二燕元璽五年春正月燕慕容恪大破段龕龕弟罷驍勇有智謀言於龕曰慕容恪善用兵加之衆盛若奉其濟河進至城下恐雖乞降不可得也請以固守罷帥精銳拒之於河幸而戰捷兄弟大衆繼之若其不捷不若早降猶不失爲千戶侯也龕不從罷固請不已龕怒殺之恪遂引三濟河龕帥衆逆戰恪大破之龕走奔還城固守恪進軍圍之秦殺其司空王墮墮性剛峻董榮及侍中晉國皆以佞幸進墮亮之如讎會有天變榮墮言於生曰宜以貴臣應之生乃殺墮

涼州遣使稱藩于秦秦晉王柳遣參軍關負梁殊使於涼張瓘見之曰我晉臣也臣無境外之交二君何以來辱負殊曰晉王與吾鄰藩故來修好君何怪焉瓘曰吾盡忠事晉於今六世矣若與征東通使是上違先君之志下隳士民之節其可乎負殊曰晉室衰微久矣涼之先王北面二趙唯知機也今大秦威德方盛涼王若欲自帝河右則非秦之敵欲以小事大則昌若捨晉事秦長保福祿乎瓘曰中州好食言嚮者石氏使車適返而戎騎已至吾不敢信也負殊曰張先楊初皆阻兵不服先帝討而擒之赦其罪戾寵以爵秩固非石氏之比也瓘曰少如君言秦之威德無敵何不先取江南則天下盡為秦有征東何辱命焉負殊曰江南文身之俗道方先叛化隆後服主上以為江南必須兵服河右可以義懷故遣行人先申大好若君不達天命則河右恐非君之土也瓘曰我跨據三州帶甲十萬西苞葱嶺東距大河代人有餘況於自守何畏於秦負殊曰貴州山河之固孰若崤函民物之饒孰若秦雍枕洪張涇因趙氏成資有囊括關中席卷四海之志先帝戎旗西指冰消瓦解旬月之間不覺易主主上若以貴州不服計然奮怒挫弦百萬鼓行而西未知貴州將何以待之瓘笑曰茲事當決之於王非身所了負殊曰涼王雄英睿夙成然年幼主弱家安危繫君一舉耳瓘懼乃以玄

晉穆

親之命遣使稱藩於秦秦授之以桓溫為征討大都督督諸軍討姚襄溫請移都洛陽修復園陵不許而語溫討襄

夏四月癸未太后還宮以憂卒 袁安大風發屋壞武庫賊至宮門責閉五日乃止秦主生推告賊者刺出其心彊太后弟平諫曰天降災異陛下當愛民事神緩刑崇德以應之乃可斬決太后以憂恨卒生復下詔曰狀受天命君臨萬邦有何不善而謗言之音滿天下殺不過千而謂之殘虐行者以有未足為希方當峻刑極罰復如朕何一作希以求進罪之西至于長安虎狼食人是臣請獸之生同野獸飢則食人飽當自止乃復之者且天豈不愛民哉正以犯罪者多故明法殺之耳

秋八月桓溫敗姚襄于伊水遂入洛陽脩復諸陵置戍而還襄北走據襄陵初襄

古作謁字

晉穆

新周成降晉天壕洛陽姚襄安之踰月不克長史王亮諫曰今蠭兵堅城之下力屈威挫或為亡寇所乘此危道也襄不從桓溫自江陵北伐遣督護高武據魯陽將軍戴旋屯河上自帥大兵繼進與寮屬登平乘樓望中原歎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記室袁宏曰運有興廢豈必諸人之過溫作色曰昔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芻百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特魏武入荊州殺以享軍至伊水襄撤圍拒之留精銳於水北林中遣使請溫曰承親帥王師以來襄今奉身歸命願敕二軍小却當拜伏路左溫曰我自開復山原展掃山陵無豫君事欲來便前何須使人襄拒水戰敗奔北山襄勇而愛人雖戰屢敗民知襄所在輒扶老攜幼馳而趨之溫追之不及弘農楊亮

自襄所來奔溫問襄之爲人亮曰襄神明器宇孫策之儔而雄武過之周成帥衆出降溫屯金墉謁諸陵脩毀壞各置陵令表謝尚鎮洛陽留潁川太守毛穆之等戍之徙降民三千餘家於江漢之間襄奔平陽秦并州刺史尹赤復以衆降襄襄遂據襄陵

冬十月朔日食○十一月段龕降燕慕容恪悉定齊地燕諸將請急攻廣固恪曰用兵之勢有緩恐有腹背之患則攻之不可不急若我彊彼弱無援於外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兵凍卞壼云攻正謂此也龕兵尚衆未有離心今憑阻堅城上下戮力我盡銳攻之計數旬可拔然殺吾士卒必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暫息吾每念之夜而忘寐奈何輕用其死乎要

晉穆

在取之不必求功之速也軍中聞之人人感悅於是爲高牆深塹以守之龕嬰城自守

采路絕城中人相食龕面縛出降恪撫安新民悉定齊地龕竟爲舊所殺并阬其徒三千人

遣司空車灌如洛陽修五陵詔遣灌等持節如洛陽修五陵帝及羣臣皆服縗臨於太極殿三日

升平元年秦永興元燕光壽元年春正月朔帝冠太后歸政徙居崇德宮○燕以乙逆爲左光祿大夫逸自幽州刺史被徵夫婦共載鹿車子璋從數十騎服飾甚麗奉迎於道逆大怒閉車不與言到城深責之璋猶不悛逆常憂其貶而璋更被擢任歷中書令御史中丞

古孫秦主死世祖子

丁巳

逆乃歎曰吾少自修立克己守道僅能免罪璋不治節檢專爲奢縱而更居清顯此豈唯璋之忝幸實時世之陵夷也

二月太白入東井秦有司奏太白罰星東井秦分必有暴兵起京師秦王生曰太白入井自爲渴耳何所怪乎

夏四月姚襄據黃落秦遣兵擊斬之弟萇以衆降秦襄將圍關中進屯杏城羌胡多奏民歸之者五萬餘户遂據黃落秦遣廣平王黃眉東海王堅將軍鄧羌禦之襄堅壁不戰羌謂黃眉曰襄爲桓溫所敗銳氣喪矣然其爲人彊很吝敵謾揚旗直壓其壘彼必忿恚而出可一戰擒也乃帥騎三千壓其壘門而陳襄怒出戰羌陽敗走襄追至三原羌廻騎擊之黃眉等以大衆繼至襄兵大敗擒而斬之弟萇帥其衆降秦以公禮葬襄黃眉等還長安士不之賞數衆辱之黃眉怒謀弒生發覺伏誅

晉穆

六月秦符堅弒其君生自立爲天王生夢大魚食滿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爲龍男皆爲王女爲公生乃誅魚遵及其子孫自以眇目諱言戍缺偏隻少無不具之類誤犯而死者不可勝數剝人面皮使之歌舞以爲樂羣臣得保一日如度十年東海王堅素有時譽與故姚襄參軍薛讚權翼善讚翼密說堅宜早爲計勿使它姓得之堅以問尚書呂婆樓婆樓曰僕刀鐶上人耳不足以辦大事僕里舍有王猛者其人謀略不世出宜請而咨之堅因婆樓以招猛一見如舊友語及時事堅大悅自謂如玄德之遇孔明也會太史令康權言於生曰昨夜三月並出孛星入太微連東井自

呂婆樓薦王猛事秦

苻秦人十

去月上旬沈陰不雨以至于今將有下人謀上之禍生怒以爲妖言撲殺之夜對侍婢言曰阿瀍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婢以告堅及堅兄清河王瀍與梁平老帥壯士潛入雲龍門堅與呂婆樓帥麾下繼進宿衛將士皆舍仗歸堅生猶醉寐堅兵殺之堅以位讓瀍瀍曰汝嫡嗣且賢宜立堅乃去帝號稱大秦天王誅生倖臣董榮趙韶等二十餘人大赦改元立子宏爲太子瀍爲丞相弟融爲陽平公子丕爲長樂公李威爲左僕射呂婆樓爲司隸校尉王猛爲中書侍郎又以權翼爲黃門侍郎辟讚爲中書侍郎與猛並掌機[illegible]融好文學明辯過人耳聞則誦過目不忘[illegible]獻百夫善騎射擊刺以有令譽堅愛重之常與共議國事融經綜內外刑政脩明薦才拔滯補益弘多丕亦有[illegible]才幹治民斷獄皆

晉穆

又冬字

亞於融威苟太后之姑子也生屢欲殺堅賴廉營救得免威知王猛之賢常勸堅以國事任之堅謂猛曰李公知君猶鮑叔牙之知管仲也猛以兄事之秋七月秦冀州牧張平降平故趙將據新興鴈門西河太原上黨上郡之地壁壘二百餘夷夏十餘萬戶初降燕又降秦至是來降欲以中立自固八月立皇后何氏故散騎侍郎準之女十一月燕徙都鄴燕主也禮如威康而不賀

[illegible]夢趙主虎齧其臂乃發虎墓求尸不獲轟以百金得於東明觀下僵而不腐儁數其殘暴之罪而鞭之投於漳水秦王堅殺其兄東海公瀍秦太后苟氏遊宣明臺見東海公瀍之第門車馬輻湊恐終不利於秦王堅乃與李威謀賜瀍死堅

與灋訟於東堂慟哭歐血封其子陽爲東海公敷爲清河公

秦以王猛爲尚書左丞 秦王堅行至尚書以文案不治免左丞程阜官以王猛代之舉異才修廢職課農桑恤困窮禮百神立學校旌節義繼絕世秦民大悅

燕作銅雀臺○以王彪之爲左僕射

二年 秦永興二年燕光壽二年 春二月秦王堅擊張平降之 秦王堅自將擊平以鄧羌爲前鋒軍于分上平使養子蚝禦之蚝多力趫捷能曳牛却走超越高城堅募人生致之鄧羌禽之以獻平衆大潰詣降拜石將軍以蚝爲虎賁士郭將常置左右秦人稱羌蚝皆萬人敵

秋八月以謝萬監司豫

晉穆

吉作乃

嗟爲政之初

度年

等州軍事會稽王昱欲以弟溫弟雲爲豫州刺史僕射王彪之曰溫居上流已割天下之半其弟復處西藩兵權萃於一門非深根固蔕之宜也昱乃更以謝萬代之王羲之與溫牋曰謝萬才流經通使處廊廟固是後來之秀今以之俯順荒餘則違才易務矣又遺萬書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碎誠難爲意也然所謂通識正當隨事行藏耳願君每與士卒之下者同甘共苦則盡善矣萬不能用

秦大旱 秦王堅滅

燕徽樂命后妃以下悉去羅紈而山澤之利息矣養民旱不爲災

秦殺其特進樊世 王猛日親幸用事勳舊多疾之樊世本氐豪佐秦主健定關中謂猛曰吾輩耕之君食之邪猛曰非徒使君耕之又將使君炊之世大怒曰要當懸汝頭於長安城

門不然吾不處世猛以白堅堅曰必殺此老氏然後百寮可肅會世入言事與猛爭論於堅前世欲起擊猛堅怒斬之於是羣臣見猛皆屏息

燕擊張平平復降

燕○冬燕陷河南泰山太守諸葛攸攻燕東郡入武陽燕主儁遣大司馬恪擊之攸敗走還泰山恪遂度河略地分置守宰儁欲遂經營秦晉令州郡校實見丁戶留一丁餘悉發爲兵欲使步卒滿一百五十萬期來春大集洛陽劉貴上書極陳百姓彫弊發兵非濟必致土崩之變儁善之乃更令三五發兵以來冬集鄴時燕調發繁數官司各遣使者道路旁午郡縣苦之太尉封弈奏請非軍期嚴急不得遣使自餘賦發皆責成州郡從之

荀羨伐燕不克而還以郗曇督徐兗

音談

晉穆

軍事燕泰山太守賈堅也山在羨引兵擊之堅所將纔七百餘人羨兵十倍堅歎曰吾自結髮志立功名而每值窮阨豈非命乎與其屈辱而生不若守節而死乃開門直出羨兵四集擒之遂拔山在羨謂堅曰君父祖世爲晉臣奈何肯本不降堅曰晉日棄中華非吾叛也天既無主彊則託命既已事人安可改節吾束脩自立涉趙歷燕未嘗易志君何忽忽相讀辭乎羨怒執置雨中數日憤惋而卒燕青州刺史慕容塵遣司馬悅明救泰山羨兵大敗燕復取山在燕主以堅子活爲任城太守羨旋師還以郗曇督徐兗軍鎮下邳

燕使慕容垂守遼東燕吳王垂娶段末柸女生子令寶段氏才高性烈自以貴姓不尊事可足渾后后銜之守常侍渾諧希旨告段氏爲巫蠱欲以連汙

仕疑

己未

三年秦甘露元燕光壽三年 春二月燕主宴羣臣于蒲池初燕文子暐尋死立其弟暐至是燕主儁寡羣臣語及周太子晉潸然流涕曰才子難得自景先之亡吾鬚髮中白卿等謂景先何如司徒長史李績對曰獻懷太子至孝聰敏沈毅疾諛好學多藝謙恭好施儁曰卿譽之雖過然此兒在吾死無憂矣景茂何如時太子暐侍側績曰皇太子天資岐嶷然好遊畋而樂絲竹此其所以爲損也儁顧謂暐曰伯陽之言藥石之惠也汝宜誡之暐甚不平

晉穆

京宋混誅張瓘張瓘猜忌垂收下廷尉考驗終無撓辭故垂得免禍而殿氏竟死獄中出垂爲平州刺史鎮遼東垂以殿氏女弟爲繼室可足渾后黜之以其妹妻垂垂不悅由是益惡之

新唐書以愛憎爲賞罰劉邵曰樊郭謙之瓘曰虎生三日自能食肉不須人教也由是人情不附宋混性忠鯁瓘之欲殺混因廢涼王玄靚而代之混帥壯士奏入南城宣告諸營曰張瓘謀逆被太合令誅之瓘出戰不勝與弟琚皆自殺混輔政請玄靚去王號復稱涼州牧

秦以王猛爲京兆尹秦主堅以鄧羌爲御史中丞王猛領京兆尹彊太后弟德酗酒豪橫掠人財貨子女猛下車收德奏禾及報曰陳尸於市堅馳使赦之不及與羌同志疾惡紀綱無所顧忌數旬之間權豪貴戚殺戮刑死者二十餘人朝廷震栗莫敢猾亂氣路不拾遺堅歎曰吾始今知天下之有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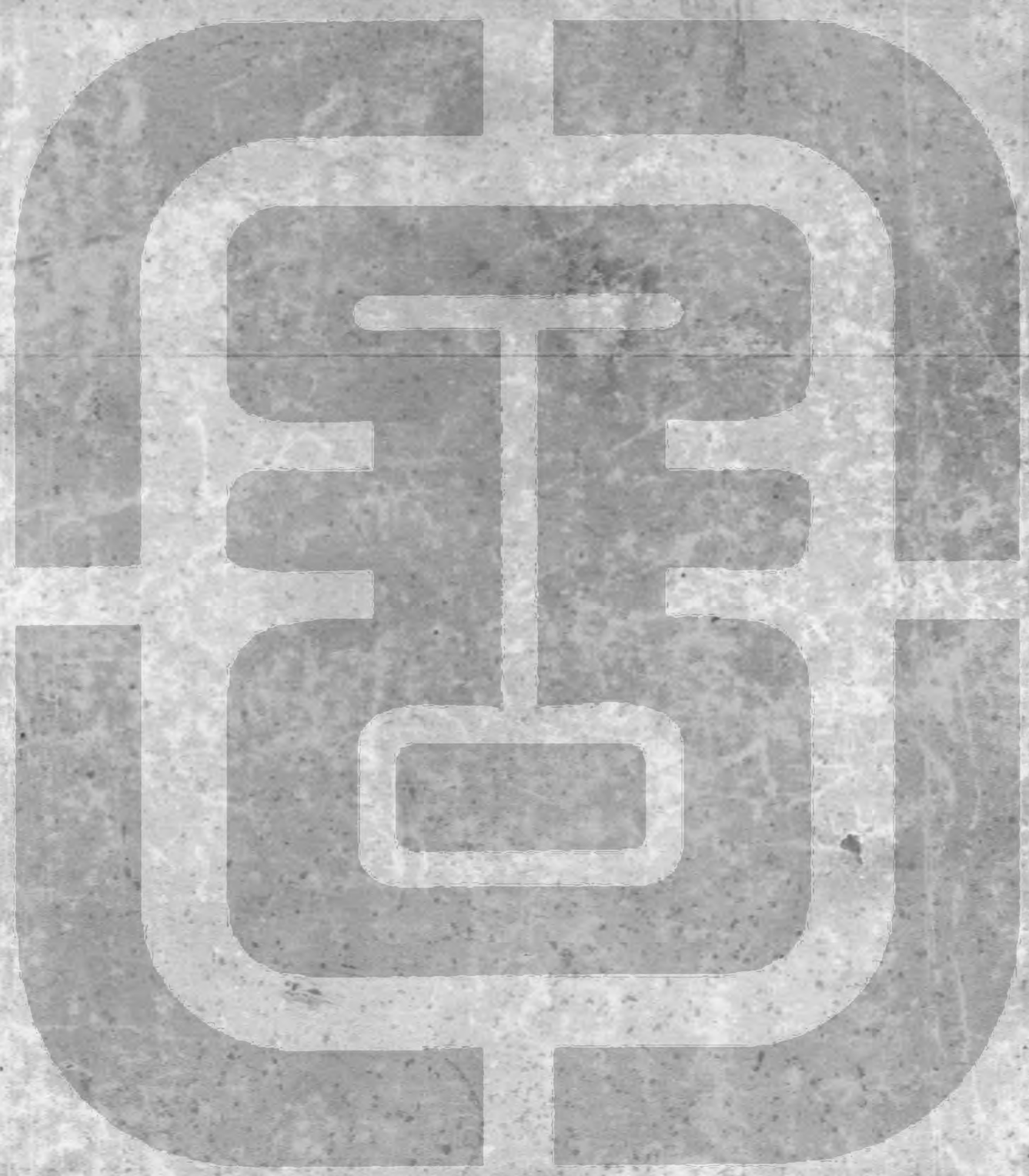
泰山太守諸葛攸伐燕敗績冬十月謝萬郗曇復伐之曇

病引還萬衆潰免爲庶人 攸將水陸二萬擊燕入自石門屯于河渚燕上庸王評帥步騎五萬與戰東阿攸兵大敗語萬曇復伐之萬於豪傲物但以嘯詠自高未嘗撫衆兄安深憂之謂萬曰汝爲元帥宜數接賓諸將以悅其心豈有傲誕如此而能濟事也萬乃召其諸將一無所言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安慮萬不免乃自隊帥以下無不親造厚相親託既而萬帥衆入潼潁以援洛陽曇以病退屯彭城萬以爲燕兵大盛故曇退即引兵還衆遂驚潰萬狼狽單歸軍士欲圖之以安故止詔廢萬爲庶人降曇號建武將軍於是許昌潁川譙沛諸城相次皆沒於燕 十

二月大旱○秦以王猛兼司隸校尉 秦王堅以猛爲

晉穆

韓國將軍司隸校尉中書令領選如故 猛薦侯平公融光祿任羣處士表彰自代堅不許而以融爲中書監屢爲太子家令彰爲太子庶子猛時年三十六歲中五遷權領內外有毀之者堅輒罪之於是羣臣莫敢復言

資治通鑑綱目第二十 凡二十二年

北京圖書館藏